

《名作欣赏》精华读本

魏晋南北朝 文学名作欣赏

施蛰存 吴小如
●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名作欣赏》精华读本

魏晋南北朝 文学名作欣赏

施蛰存 吴小如
◎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文学名作欣赏/施蛰存,吴小如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8

(《名作欣赏》精华读本)

ISBN 978-7-301-20784-0

I. ①魏… II. ①施…②吴…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文学欣赏—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7655 号

书 名: 魏晋南北朝文学名作欣赏

著作责任者: 施蛰存 吴小如 等著

丛书策划: 周雁翎

丛书主持: 邹艳霞

责任编辑: 刘 军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784-0/I·247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jycb.org>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4.5 印张 220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引领风尚 传承精粹

张仁健



1980年金秋十月，改革开放，大地重光。一份厚重的大型文学杂志，在其封面的居中，以遒劲的老宋方笔“名作欣赏”四字组成方正阳文大印赫然标示刊名，引人注目地拂浴着新时代的曙光，在娘子关内的三晋黄土高原上破土而出。

我，作为《名作欣赏》的创意动议者，后来，又由社办丛刊的责编转为正规期刊的主编、社长，对于承办的这个期刊一经问世便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而且一枝独秀，引领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艺鉴赏、艺术审美热潮的勃兴，确实有点始料未及。

如今回顾，实话实说：《名作欣赏》的呱呱坠地，似乎并未感受到十月怀胎的艰辛与一朝分娩的阵痛。

2010年，我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同窗、终身挚友彭庆生教授为拙著《舞文杂辑》挥毫作序，开笔伊始即纵情回顾30年前《名作欣赏》创刊时的旧事。他说：“我翻开了《名作欣赏》最初的三期，那作者队伍中，有一批闻名遐迩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如萧军、施蛰存、李健吾、程千帆、王瑶、沈祖棻（遗作）、陈瘦竹、蒋和森、黄秋耘、吴奔星、吴小如、钱谷融、马茂元、刘逸生、周煦良、谢冕、陈逸飞、蔡若虹、柳鸣九、张英伦、吴熊和、丁景唐等。还有一些当时刚刚出道，后来成为名家的新秀，如袁良骏、张永鑫、吴功正、周溶泉、徐应佩、李如鸾、胡德培、金志仁、刘文忠、毛时安等。余亦何幸，得附骥尾。一份刚刚问世而又远在娘子关内的期刊，竟能聚集起如此

众多的文化精英，用一句时髦话说，可谓是豪华的“黄金组合。”正因为当时的老、中、青几代文化精英情有独钟的深切眷顾，《名作欣赏》有如天赋不凡的宁馨儿，赢得了世人的喜爱。

《名作欣赏》创办三十余年，始终能集结一大批名家提供精湛之作，个中缘由何在？

1981年11月5日，《名作欣赏》诞生一周年后，刊物的三位编辑人员在山西省人民出版社两位领导的率领下来到北京新侨饭店，约请首都文艺界的六十多位领导同志（包括三位部级领导）、学界名流和中青年专家举行座谈，请与会者慧眼辨良莠，妙手洒雨露，促使这株新苗能以更茁壮的姿容、更旺盛的生命力成长于文苑刊林之中。与会者以满腔的真情挚意、高屋建瓴的审视卓见酬答了《名作欣赏》办刊人员的热切期望。从领导与专家的思辨性的睿智发言中，我们办刊人清晰地认识到这本刊物一经问世便以高格调的名作、高质量的析文、高雅的风貌引起轰动，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两点：

其一，抓准先机，应时势所需，率先以文学名作这一人类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本来面目示于国人，率先恢复了文艺名作不可玷污、不可抹杀的瑰宝价值与历史地位。

其二，认准艺术的内在客观规律，顺应品评艺术作品的审美法则，率先摈弃“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文艺批评的极左教条，旗帜鲜明地高标全人类早已认同的艺术欣赏、艺术审美的美学原理。

这就使在“文革”风暴中手捧“红宝书”、目染“样板戏”的一代知识青年耳目一新，惊喜不已地领略到人类数千年来凝聚美学理想，在并不完美的现实土壤上精心构筑起的真、善、美和谐交融的精神家园，从而如饥似渴地从这本刊物中吮吸着精神的乳液。

这就使一大批学养丰赡、早就长于此道而长期无用武之地的老专家与新秀们倍感振奋。他们不约而同地倾心支持这本刊物，将他们压在箱底或蕴于心田的精粹之作倾囊相授。于是，造就了《名作欣赏》面世以来，连续而不断档的名家新秀荟萃的“豪华黄金组合”的作者阵容。

天（时势提供的良机）、人（给力的作者、买账的读者）合一的巨大客观力量创造了《名作欣赏》一枝独秀，独领艺术审美鉴赏一代风骚的奇迹。

《名作欣赏》亦属全国较早的社办期刊之一。创刊时隶属于山西人民

出版社,1984年后隶属于北岳文艺出版社。书刊相兼的体制理应体现出书刊互补的优势。也就是说,在《名作欣赏》最为鼎盛的前十五年间其精华读本就应问世,把刊物多年积累下的精粹作品资源分类组合,结集出书。不无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办刊人员较少,仅可应付刊物的编校,无暇无力他顾,仅在1985年出版刊物的分类选本后,便畏难却步,鸣金收兵,未克坚定不移,持之以恒。迄至2001年初,我在山西省宣传工作会议上作创新案例的重点发言时,作了如下一段表态:“办刊二十多年来,《名作欣赏》已在海内树立了品牌形象,已经积累了一笔相当丰厚的文学鉴赏方面的弥足珍贵的资源。参照精品图书多次重版覆盖的出版发行模式,利用社办期刊书刊相兼相辅的有利条件,发挥刊物的品牌优势,我们现已初步规划,打算从今年开始,陆续推出一批分类结集的‘《名作欣赏》精粹丛书’。”之后不久,我这个已延聘三四年的主编,便完全退居林下了。于是《名作欣赏》变刊为书、书刊互补的美梦又延搁十余年之久。

谁曾想到2010年创刊30周年的庆典之后,才由当今山西出版集团领导鼎力支持,期刊社领导精心谋划,十多位办刊人员齐心打造,历时两年多精细繁冗的工作,此套精华读本方能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夏出版面世。北京大学,在上世纪50年代接纳了我这个不才学子,成为我的母校,并于上世纪80年代,以包容兼爱的胸怀深情眷顾《名作欣赏》,助刊物健劲成长。而今,又机缘巧合地成为“《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最佳出版方。北京大学与《名作欣赏》数十年的深厚情缘,既在往昔助我办刊,又在今朝遂我出书宿愿,怎不令我感奋良深!

从三十余年刊物资源的厚重而不免芜杂的积淀中,取精提纯、适度剪裁、合理加工,转化为一套分类结集、有序合成、规模甚大的系列丛书,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易事,而是一件相当繁复的系统工程。别的不说,单就编选体例而言,此套“《名作欣赏》精华读本”,首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划分。然后,又将中国古代文学部分,按中国文学史惯用的朝代分期法,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六个历史时期,并大体按名作的系年排序,最后,还得按大致21万字篇幅增删入选之作结为一册书稿发排。如此这般,以历史时期为经、以文学名作为纬,以大体均衡的篇幅为容纳之限。从实际出发,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则不循此体例而另起炉灶,不按文学史分期,只按文学的主要体

裁分类，各自结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三册，两大部分共六册。如此，需将三十余年三百余期、近两万篇文章单篇提出，按出书体例重新分类编排，然后，按质、量等诸多均衡因素综合审察，经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而最后的编校工作，也是不容轻忽的细活，只有缜密的编辑加工与精审的校对，方能不将错讹由刊入书。

现在看来，这套“《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选编体例是立足于刊物三十余年的实际，经过反复论证，从多种预案中审慎选定的一种较为切实可行，不拘泥于一格，完善大于缺失的方案。尽管编选方与出版方通力合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身心劳作，但是，办刊三十多年、出刊三百余期的名家名篇荟萃的名刊，编选为300万字容量的十二分册的精华本，纵使编选者慧眼如炬，也难免眼睁睁地面对“挂少漏多”的遗珠之憾。特别是，岁月无情，时不待人，原先钟情此刊、为刊物源源赐作的不少文坛耆宿、艺苑名流，有的业已作古，有的也已届挂笔的耄耋之年，他们在满载岁月沧桑的《名作欣赏》上留存的大作，当是足资传世或收藏的珍贵笔墨，首选入集，理所当然。深切寄望此套读本日后倘有修订重版之可能，不妨适度扩容，将更多候选的佳作，尽快送上时代列车，迅速传承于世。

也许，这并非是我得陇望蜀、一厢情愿的妄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先进文化全面深入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时代的曙光再次昭示当今《名作欣赏》的办刊同仁们解放思想，抓住机遇，与时俱进，乘势而上，继续在办好刊物、提升品牌、引领风尚的同时，将刊物源源产出的精品佳作持续转化为图书产品，让刊、书互促互补，互利双赢，难道不是既可望又可即的吗？

（张仁健，《名作欣赏》创刊人之一，
退休前长期担任《名作欣赏》杂志社社长、主编）



品读名作 余香在口

赵学文



2010年秋天，《名作欣赏》度过了它的30周年生日。

在座谈会上，前几任主编都说，30年来，《名作欣赏》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文章，构建起了文学欣赏的理论框架，许多文章都因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有着长久的生命力，如果能编辑出版《名作欣赏》名人名篇的精选本，从杂志到书，既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要求，又能对《名作欣赏》有个回顾总结。作为现任主编，我很赞成他们的看法，于是，从当年年底开始着手组织力量进行“《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策划和编辑工作。

我出生在60年代，曾是《名作欣赏》多年的忠实读者。从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的品读，再到众多学界名家的赏析品位，《名作欣赏》如一泓清泉沁入我们的心田，照亮了我们的读书行程，所受教益自然是融汇于血液里，渗透在学养中。1986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师范学校任教语文，《名作欣赏》又成为我语文讲坛上撷英咀芳的丰富源泉。许多年后，我担任了《名作欣赏》的主编，面对这样一份曾经滋养过自己的刊物，我的这种惶恐几近僧人见到佛祖吧。

办刊几年来，作为刊物主编，我常常被读者对《名作欣赏》的厚爱所感动。2010年《名作欣赏》举办30周年社庆，当我们寻找拥有30年全套《名作欣赏》杂志的读者的启事刊出后，一时间电话、来函充盈编辑部。30年，对于个人来说可谓岁月漫漫，然而数百读者孜孜订阅，精心呵护，细心收藏，这份执着令我们办刊人心生温暖，倍感骄傲。社

庆时，我们邀请了西安的杨德盛先生参加，杨先生至今仍一字不落地阅读每期《名作欣赏》，对历年来的好文章、好作者，如数家珍，令人感佩。在《名作欣赏》编刊，与学界同仁交流，许多人都说自己是读着《名作欣赏》成长起来的，特别是中老年学者，几乎无人不知《名作欣赏》。2012年，杂志社组织了一次“‘80后’作家小说派对”活动，黑龙江儿童文学作家黑鹤推却了很多事，千里迢迢赶往太原，只为了却一桩心愿，见见《名作欣赏》的编辑。她的母亲是《名作欣赏》的一位忠实读者，她在母亲的教导下长大，《名作欣赏》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与结实的黑鹤举起原浆汾酒一饮而尽，那种在《名作欣赏》工作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编辑“《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过程，对于我们，也是重新认识过去，从过去印迹的追寻中重识《名作欣赏》独特价值的过程。虽然今天已然是出版过剩、阅读过剩的时代，书店里各种读物应有尽有，轻击键盘便可任意找到各种经典作品，但惟有作品品读的独有见解是随时的、个别的。30年的《名作欣赏》留给我们许多名字熠熠生辉的学界大家以名作推介和普及为己任的学人精神，更留下了他们舍弃八股学术文风的隽永的品读文字和言常人所未言的精辟见解。这些独特的品质，对《名作欣赏》的老读者来说，仍余香在口；对《名作欣赏》的新读者来说，无疑是欣赏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入门之径。

“《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即将与读者见面了，令我们不能不遗憾的是，这个选本远远不能容纳《名作欣赏》曾经刊出的众多好文章。那些伟大的古今中外作家和闻名遐迩的当代作家、学者，因其思想艺术的贡献而会被我们铭记。我们也感谢把半生精力倾注在《名作欣赏》杂志的首任主编张仁健先生。第二任主编解正德先生、第三任主编原琳先生继往开来，成绩为人称道。胡晓青先生老骥伏枥，在丛书编辑过程中超负荷工作，个中滋味是不亲历其事者难以想象的。我的挚友北京大学出版社周雁翎博士对该选题的热情和他身上的北大人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令我敬佩。出版精品图书需要的是慢功夫，在历时两年之后，编辑人、出版人付出了很多努力，该丛书终于付梓，辛苦地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后的释然，对所有参与到这项工作中的人来说都是极好的宽慰。

谨为序。

（赵学文，《名作欣赏》杂志社现任社长、总编）



《名作欣赏》精华读本 出版说明



一、《名作欣赏》自 1980 年创刊以来，至 2012 年已逾三十余年。1980 年至 2002 年为双月刊，2003 年至 2004 年为月刊，2005 年改为半月刊，2006 年至今为旬刊。创刊以来，承蒙各位作者厚爱，源源不断地赐稿，既满足了广大读者阅读期望，《名作欣赏》也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期刊。在此，杂志全体工作人员向全体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向广大读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二、至 2012 年，《名作欣赏》已创刊三百余期。三十多年来，《名作欣赏》曾经发表过许多著名学者、文化界名人的优秀的欣赏文章。这些文章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提高了广大读者的阅读水平，丰富了广大读者的阅读范围，构建了广大读者的欣赏体系，扩大了广大读者的阅读视野，甚至推动了欣赏学的建立。三十多年过去，许多当年的老作者已经远去，许多当年的壮年作者正在老去，许多当年的年轻作者已经学有所成，知名于学术界、文化界，还有许多当年更年轻的莘莘学子则成为当代学术界、文化界的新秀。创刊 30 周年之际，《名作欣赏》编辑部从所发表过的文章中编选有生命力、影响力的优秀欣赏文章，结集出版，取名为“《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奉献给广大读者，也以此怀念逝去的老朋友，并祝福仍在辛勤耕耘于文化田野上的朋友。

三、考虑到现代社会的阅读需求，也依据《名作欣赏》发表文章的内

容类型,“《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分为十二种,分别为:《先秦文学名作欣赏》、《两汉文学名作欣赏》、《魏晋南北朝文学名作欣赏》、《隋唐五代文学名作欣赏》、《宋元文学名作欣赏》、《明清文学名作欣赏》、《中国现当代小说名作欣赏》、《中国现当代散文戏剧名作欣赏》、《中国现当代诗歌名作欣赏》、《外国小说名作欣赏》、《外国散文戏剧名作欣赏》、《外国诗歌名作欣赏》。参考了中国文学史的脉络体系,也参考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教学中以文学体裁划分文学作品的方法,这样既可方便读者阅读,也使图书脉络线索明晰。

四、“《名作欣赏》精华读本”所选收文章,主要标准是:被欣赏文章为公认的名篇;欣赏文章的作者为学术界、文化界知名人士;欣赏文章为言之成理的新观点、在某一学术领域上的新贡献或在文学欣赏理论上的新创建;文章发表之后得到广泛好评的。所谓:名篇,名人,名文。这样更有利于读者阅读、参考和吸收。当然,这些标准并不需要绝对符合,只是选文时的重要参考。

五、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选收文章时还更多地选入了欣赏与被欣赏结合紧密的文章,对于纯理论性的研究文章,则忍痛割爱,选得较少。也尽量多选篇幅较短的好文章。希望在字数有限的容量中,能够涉及更多的名作,涵括更多的作者,展示更多的文章风貌,以便提供给读者更多的信息。

六、每种图书目录的编排,中国古代文学部分,基本上按照文学现象发生发展历史时期的先后排序;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中,则大致按文章发表先后排序,如有同一作家或同一作品的欣赏文章,则将这些欣赏文章排在一起,以便阅读。如《先秦文学名作欣赏》的排序,依次为有关《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历史著作的欣赏文章。

七、本册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名作欣赏》,选收欣赏文章 31 篇,涉及曹操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大谢小谢、陶渊明等人的诗歌和魏晋时期的各种体裁的文章。

“《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编委会



目 录



- 1 | 王富仁 |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曹操《短歌行》赏析
- 16 | 王一心 |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曹植《名都篇》、《吁嗟篇》赏析
- 22 | 于翠玲 | **采桑 美女 君子**
曹植《美女篇》赏析
- 27 | 李 健 | **柔情丽质 哀怨蕴结**
曹植《洛神赋》赏析
- 35 | 牟世金 | **捐躯赴国难 视死忽如归**
读曹植《白马篇》
- 41 | 施蛰存 | **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
曹植《赠白马王彪》赏析
- 47 | 吴小如 | **哀婉悱恻,慷慨激昂**
曹植《杂诗》赏析
- 54 | 金志仁 | **血泪凝成的诗篇**
蔡琰《悲愤诗》赏析
- 61 | 伍夫极 | **草原风物入诗情**
读《敕勒歌》
- 64 | 张永鑫 | **故国与乡思 千载尚有情**
王粲《登楼赋》赏析

- 68 | 吴小如 | **俊逸鲍参军**
鲍照诗赏析
- 77 | 黄昌年 | **泼墨山水 形似神肖**
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赏析
- 87 | 吴小如 | **各勉日新志,音尘慰寂蔑**
谢灵运《邻里相送至方山》赏析
- 93 | 周振甫 | **发乎情止乎礼义**
陶渊明《闲情赋》赏析
- 99 | 王力坚 |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饮酒》(其五)赏析
- 105 | 王富仁 | **由死观生**
陶渊明《拟挽歌辞三首》赏析
- 117 | 高建新 | **“返回到本源近旁”**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赏析
- 125 | 苏燕平 | **孤夜难眠 我心谁知**
阮籍《咏怀》(其一)和陶潜《杂诗》(其二)赏析
- 131 | 李建中 | **琴赋一曲尽雅声**
嵇康《琴赋》赏析
- 139 | 曹明纲 | **心物相感 情物互生**
江淹《别赋》赏析
- 146 | 何沛雄 | **慷慨激昂 淋漓尽致**
江淹《恨赋》赏析
- 152 | 雒晓春 | **欲言又止 却道笛声**
向秀《思旧赋》赏析
- 158 | 吴小如 | **花上露犹泫**
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赏析
- 162 | 吴小如 | **谁谓古今殊,异世可同调**
谢灵运《七里濑》赏析
- 166 | 傅正谷 | **南朝乐府民歌的梦幻杰作**
《西洲曲》赏析

- 175 | 朱迎平 | 利世疾时的奇文
《钱神论》赏析
- 183 | 王英志 | 诗缘情而绮靡
陆机《招隐诗》赏析
- 191 | 张国星 | 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
王羲之《兰亭集序》赏析
- 197 | 谭家健 | 风物奇丽 稗益智海
《水经注》风土人情描写赏析
- 203 | 李建中 | 魏晋人的哭
《世说新语·伤逝》赏析
- 209 | 顾 农 |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
丘迟《与陈伯之书》赏析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曹操《短歌行》赏析

◎ 王富仁



作者介绍

王富仁，1941年生，山东高唐县人。196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1977年考取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2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198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晋升教授，1992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有著作《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文化与文艺》、《历史的沉思》、《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等出版。



推荐词

“为什么在三百篇之后，四言诗衰落了下去，而到了曹操这里又回光返照，突发异彩，而后又一蹶不振，从此息影于文坛？这个原因，似乎还没有人细谈。现我谈点未必正确的意见，以贡献于大方之家。”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短歌行》（其一）

“三百篇之后，曹操的四言诗，最为杰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第254页）这个评语，至为精当。但为什么在三百篇之后，四言诗衰落了下去，而到了曹操这里又回光返照，突发异彩，而后又一蹶不振，从此息影于文坛？这个原因，似乎还没有人细谈。现在我谈点未必正确的意见，以贡献于大方之家。

三百篇以四言为主，我们称之为四言诗，以与后来的五言诗、七言诗、长短句（词）和现代的自由诗相区别，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我认为，《诗经》的四言诗的“诗”和后来的五言、七言诗的“诗”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严格说来，《诗经》中的诗好，并不在于它们是“四言”诗，而在于它们的抒情状物、叙事表意，在于它奠定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基础，形成了中国诗歌意象系统的基础构架，但作为四言之诗，我们读的时候，会感到它的词语的节奏与其表达的情感本身并不十分协调，读起来有些硬，与所抒之缠绵悱恻或欢快愉悦的情绪格调不统一。这个原因何在呢？因为它原本不同于后来我们所说的诗。后来的诗是文人的个人创作，是为读的，不是为唱、为舞的，而单纯为读与同时为唱、为舞是有巨大差别的。读，是以词语的节奏为节奏，唱则是以曲谱的节奏为节奏，它严重地改变了词语本身的节奏，这种区别就是现在的诗与歌词的区别。若歌舞同时，以歌伴舞，其歌的曲谱又要接受舞的限制；舞的节奏是人体形体动作的节奏，与歌的声音的节奏是有分有合的，有些歌的节奏难以用形体动作来表现，而形体动作的节奏也并不都能合于音乐的节拍。这样，用于歌与舞的词就与单纯读的诗有了很大区别。我们知道，《诗经》的“诗”，是诗、歌、舞的综合体，而不是后来我们所说的

诗，用现代的话说来，它们实际是舞曲之词。过去我们有一种说法，好像《颂》与《雅》是为舞与乐所撰之词，而《风》则是为诗谱曲，先有诗而后有乐、有舞。这就是元代吴澄所说的：“《国风》乃国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辞，人心自然之乐也。故先王采以入乐，而被之弦歌。”“《风》因诗而为乐，《雅》、《颂》因乐而为诗，诗之先后与乐不同，其为歌辞一也。”（《校定诗经》序）我对这个说法有所怀疑。我认为，不论是《颂》、《雅》，还是《风》，在其起源的意义上都是诗、歌、舞的一种综合性行为，如若按照吴澄的说法，好像那时的民间有些像我们现在的诗歌爱好者，一有感触，便写出或读出一首诗来，待到被王的乐官采去，才谱以音乐、被以管弦，用于唱，用于舞。实际上，这在古代是极难想象的。说的行为本身是不会演化为诗的，因为说较之诗更有明确性，诗在开始时必然是与歌相伴随的行为，及至歌成，其词才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形式从歌中独立出来，成为后来的诗，而在人们有了独立的诗的概念之后，才会想到用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感触。直至现在，还有很多人一生有很多感触而想不到用诗表达，因为在他没有一个诗的独立概念之前，是不会自然地做出诗来的。农村的诗人很少，但歌手颇多，他们的歌词与他们的歌唱行为是同时产生的，欲歌方有词，无歌便无词。《国风》不但与歌同体，与舞大半也是同体的。只不过《颂》和《雅》的歌、舞都是有组织的行为，而《国风》的歌、舞大半都是即兴的自然性行为。汉族人的“严肃”，是后来的事情，是在礼教制度发达起来之后。只要看一看现在的儿童，就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的童年时期都是很活泼的。儿童在会做诗以前，就会咿咿呀呀地唱出一些歌来，就会蹦蹦跳跳地跳出一些舞来，他的歌有词，其词有意义，是在后来的事情。在三百篇成书之前的汉族人，也必然与现在的一些少数民族一样，是能歌善舞的，《国风》就是那时歌、舞中的唱词。《国风》的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点的复查就是与歌舞同体的有力证明，并且更与舞有关。中国后来的诗大都很短小，因为用文字表情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言尽意犹在，不受文字长短的太大限制，歌、舞则不同，歌必须有一定的长度，唱了四句就不唱了，你会感到歌才开头，还没有酝酿成一定的情绪。舞就更是这样，一首短诗不成歌，一首短歌不成舞，舞的时间要有更大的长度，才会造成一定的气氛。《国风》当记录为诗的时候，肯定还是以